



我们，一次旅行

〔英〕大卫·尼克斯 著 王爱燕 译

US

David Nicholls

爱情是两段旅途：
一段在路上，一段在心里

南海出版公司

我们，一次旅行

〔英〕大卫·尼克斯 著
王爱燕 译

US

David

Nicholls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 一次旅行/[英] 尼克斯著; 王爱燕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9
ISBN 978-7-5442-7861-4

I. ①我… II. ①尼…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351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4-171

US by DAVID NICHOLLS
Copyright © 2014 by DAVID NICHOLL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我们, 一次旅行

[英] 大卫·尼克斯 著
王爱燕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马秀琴 葛建亭
装帧设计 金山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52千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861-4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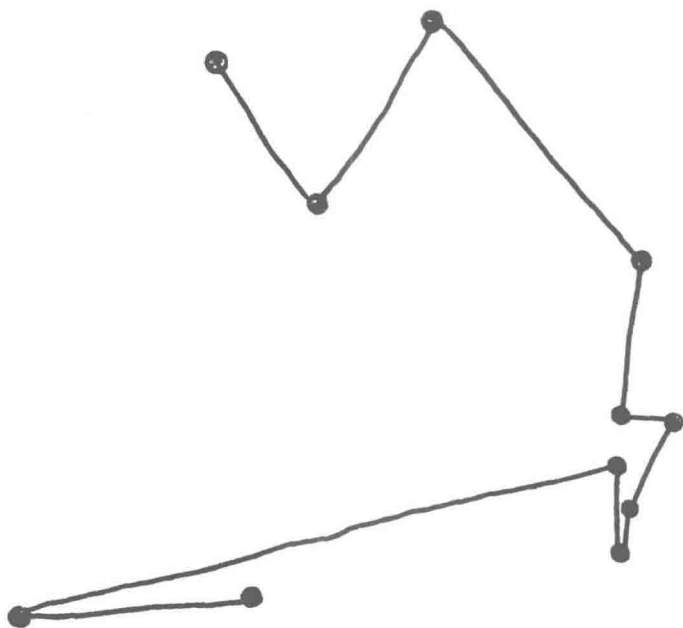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一部 欧洲游学

第一章 英格兰	5
第二章 法兰西	29
第三章 低地国家	113
第四章 德国	175

第二部 文艺复兴

第五章 威尼斯和威尼托区	199
第六章 托斯卡纳	269
第七章 马德里	303
第八章 巴塞罗那	345
第九章 重返英格兰	365



第一部 欧洲游学

第一章 英格兰

他们间的甜蜜习惯已在她嘴角留下细纹，如同引号般的细纹——仿佛她说的每一句话，以前都曾有人说过。

洛丽·莫尔：《艾奥瓦的艾格尼丝》

1. 夜贼

去年夏天，在儿子要离开家去上大学之前不久，妻子半夜将我摇醒。

醒来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有窃贼入室。自从搬到乡下，妻子睡觉就变得特别轻，一听到有吱扭声，咯吱声，或窸窣窸窣的声音，便一激灵醒过来。我会尽力宽慰她，说那是散热器在响，是地板托梁收缩或扩张的声音，是狐狸。她会说：是啊，狐狸拿走了笔记本电脑，狐狸偷走了车钥匙。然后我们躺着再听一会儿。床边一直有“紧急按钮”，但我从来没想到要按，免得惊扰什么人——比如小偷之类的。

我不是个特别勇敢的人，体格也算不得威猛，但在那个特殊的夜晚，我留意了下时间，刚过四点，叹了口气，打了个哈欠，走下楼梯，跨过我们那条不中用的狗，轻手轻脚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检查门窗，之后重新回到楼上。

“平安无事，”我说，“很可能只是水管里有气。”

“你说什么呢？”康妮说，她这时已经坐起身。

“没事，没有进小偷的迹象。”

“我根本没说小偷啊。我说的是，我觉得咱们的婚姻到头了。道格拉斯，我觉得我想离开你。”

我在床边呆坐了一会儿。

“哦，至少不是夜贼入室。”我说，可我们俩谁都笑不出来。那一夜，我们再也没有入睡。

2. 道格拉斯·蒂莫西·彼得森

我们的儿子阿尔比十月份要离开家，紧接着妻子也要离我而去。这两件事一件紧接着一件，于是我禁不住想，要是阿尔比考试挂了几科，不得不重修，说不定我们的婚姻还能好好地维持一年。

但在讲这件事，以及我们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夏天旅游中发生的其他事之前，我想对自己稍作介绍，描绘一幅所谓的“文字肖像”。这无需太多笔墨。我问道格拉斯·彼得森，今年五十四岁。你看到“彼得森”(Petersen)中最后那个奇怪的“e”了吧？我听说那是某种斯堪的纳维亚传统的遗产，来自某位曾祖父，尽管我既没有去过斯堪的纳维亚，也没有关于那里的趣闻逸事可讲。从传统上看，斯堪的纳维亚是一个白皙俊美、热情健壮、洒脱不羁的民族，可这些特征我一样都不沾边。我是英国人，由父母在伊普斯威奇抚养长大，父亲是医生，母亲是生物老师，如今他们均已过世。母亲年轻时迷恋好莱坞偶像男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给我取名“道格拉斯”正是源自于她这一怀旧情结，于是这名字又多了一层名不副实之处。多年以来，有人始终叫我“道格”“道吉”或“都吉”。我妹妹凯伦，自命为彼得森家唯一一个拥有“独特个性”的人，叫我“道”“大道”“道大师”或“道教授”——她说后两个可以在我坐牢的时候当诨号用——但这些名字没有一个叫得起来，于是我仍然叫道格拉斯。我的中间名蒂莫西是随便取的，这名字用在谁身上都不太合适。道格拉斯·蒂莫西·彼得森。我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生物化学家。

外貌。和妻子刚认识那会儿，我们觉得应该不停谈论彼此的面孔、性格以及我们都爱对方些什么这类恋人间的老生常谈。有一次，她对我

说，我的脸长得“绝对没问题”，看到我失望的表情，赶紧补充说，我有一双“真正善良的眼睛”。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她说得没错，我的脸确实长得绝对没问题，眼睛应该也算得上“善良”，却是最深的棕色，鼻子大小还凑合，还有那别扭的笑容常搞得照片惨遭抛弃。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在一次宴会上，话题转到“如果把你的一生搬上银幕，会由谁来扮演你”，大家纷纷比较形形色色的影视明星，欢声笑语，好不热闹。有人说我妻子康妮很像一位不出名的欧洲女演员，她谦道：“她多漂亮多有魅力啊！”诸如此类——看得出她心里挺美的。游戏继续，可轮到说我的时候，房间陷入沉默。客人们呷着葡萄酒，轻轻拍着自己的下巴。我们意识到背景音乐的存在。看样子整个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著名的或有特色的人与我有相似之处——我想，这意味着我要么独一无二，要么完全相反。“谁要奶酪？”主人问，于是大家迅速岔开话题，聊起科西嘉和撒丁岛孰优孰劣之类的话题来。

就是这样。我今年五十四岁——我说过了吧？——有一个儿子，叫阿尔比，或“蛋蛋”，我深爱着他，可有时候他看我的眼神里充满纯粹而强烈的蔑视，这让我有种说不出的伤心和恼恨。

这就是我们的小家，有点微不足道，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家太小，要是再多一个人多好，可以分散某些冲击。我和康妮还有过一个女儿，叫珍，但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3. 抛物线

我相信有个公认的观念，就是男人到了某个岁数，会随年龄增长而变得好看些。倘若这话没错，那么我已经走到那条抛物线的下坡路上了。我们刚认识那会儿，康妮老是说：“补水！”但我不听，就像不可能在脖子上搞个刺青一样，结果，我现在的容貌就和《星球大战》中来自外星

的赫特人贾巴一样。已经有几年了，我穿T恤衫的模样显得很蠢。可说到健康，我倒还在尽力保持。我饮食有节制，以免重蹈父亲的覆辙，他因心脏病而过早离世。医生说，他的心脏“基本上爆炸了”——对此他津津乐道，我觉得有欠妥当。于是，我偶尔慢跑，姿势拘谨，双手不知往哪儿搁。也许该背在身后？我以前喜欢和康妮打羽毛球，虽然她老是咯咯笑着瞎捣乱，认为这种球打起来“有点傻”。这是普遍的偏见。羽毛球缺少壁球那种年轻气盛的张扬，也没有网球的浪漫情调，但它依然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球拍类运动，而且最出色的羽毛球运动员都是具有冷酷攻击本能的一流运动员。“羽毛球时速可以高达二百二十英里每小时。”我告诉康妮，而她已经将球网前笑得直不起腰来。“别，笑，啦！”“可它有羽毛啊，”她会说，“用球拍抽这个带羽毛的东西，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好像我们正要拼力杀死这只小雀似的。”说罢她又哈哈大笑起来。

还有什么呢？我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康妮给我买了一辆漂亮的赛车，有时候我骑着它穿行在绿叶纷披的小路上，欣赏大自然的交响乐，想象着万一撞上重型卡车，我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五十一岁时，她送给我一套跑步用的装备。五十二岁时，她送给我一只修剪耳毛和鼻毛的修剪器，这东西一直让我又害怕又着迷，它像一台微型除草机，嘶嘶响着钻进我的脑壳深处。所有这些礼物都有同样的潜台词：不要待着不动，努力与衰老抗争，不要认为任何事都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毋庸讳言，我已经步入中年。我得坐着穿袜子，站起来时骨头吱嘎作响，而且紧张地意识到前列腺的存在，像一颗核桃似的夹在屁股中间。以前我一直以为衰老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如同冰山的移动。现在我才意识到，衰老骤然而至，如同积雪从屋顶跌落。

相比之下，今年五十二岁的妻子，在我看来就和我们初相遇时一样迷人。如果我这么说，她会说：“道格拉斯，这只是一句台词。没人喜欢皱纹，没人喜欢白发。”我则会回答：“但这些我并不惊讶。自从遇见你，

我就期望看着你变老。这怎么会让我苦恼呢？我爱的是你这张脸本身，不是二十八或三十四或四十三岁时的脸。我喜欢的是这张脸。”

这样的话康妮可能会爱听，但我从来没有机会说出口，我总以为有的是时间。而如今，凌晨四点钟，坐在床边，不再倾听有没有夜贼入室，我却发现，一切似乎都为时太晚。

“你这样想有多久了？”

“有一阵子了。”

“那你什么时候会——”

“我不知道。不会马上，阿尔比离开家之前不会。过了夏天。秋天，新年？”

最后：“能问问为什么吗？”

4. 康前与康后

要把问题和最终的答案说清楚，可能需要补充些前因后果。我本能地感到，我的人生也许要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康妮之前与康妮之后。在我开始细述那个夏天发生的事之前，讲讲我们的相识过程或许有点用处。这终归是一个爱情故事，当然其中是有爱的。

5. 另一个与情感相关的词

“孤独”这个词令人不安，不可轻用。它让人不舒服，经常招来各种更刺耳的形容词，像“伤心”或“古怪”。我以为自己一直还挺招人喜欢的，口碑不错，但是没有仇家与广交朋友不是一回事，而且不可否认，就算我不“孤独”，也可说是形单影只，这并不是我喜欢的状态，尤其是在人生的那一阶段。

对大多数人来说，二十多岁正是热衷于呼朋引伴的阶段，开始在真实世界中探险，找到一种事业，过着活跃而激动人心的社交生活，坠入爱河，在性与毒品的泥潭中摸爬滚打。我意识到这一切在我周围发生。我知道有夜总会和画廊开幕式，演出和游行，我看到有人脸上挂着残留的醉意，连续几天穿同一身衣服上班，还有地铁中的热吻，餐厅里的泪水。但我只是旁观者，仿佛与这一切之间隔着一层强化玻璃。我尤其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尽管艰难动荡，但好像仍然是个激动人心的时代。高墙倒塌，既是真实的墙，又是象征的墙，政治环境正在改变。我拿不准该称之为革命，还是该把它描绘为某种新的曙光——欧洲和中东爆发了战争，还有骚乱和经济动荡——但至少有种不可预料的感觉，变化的感觉。我记得当时读过大量关于“爱之第二夏^①”的彩色增刊。第一夏时我还太小，第二夏时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蛋白质与核糖核酸的相互作用以及转译中的蛋白质折叠。我喜欢在实验室里说：“这间屋子里唯一的酸，是脱氧核糖核酸。”可这个笑话从来没有得到应得的赏识。

然而，当那个十年接近尾声时，情况明显出现转机，尽管是在别处，发生在别人身上。有时候我会暗自揣测，假如我的生活也该有点变化，我该如何让它发生。

6. 黑腹果蝇

我搬到巴勒姆时，柏林墙仍然屹立。我快三十岁了，是生物化学博

^①“爱之（第一）夏”是指1967年发生在美国旧金山的反传统的青年文化运动，被称为嬉皮士的青年们高举爱与和平的大旗，举行大规模集会。“爱之第二夏”则指1988—1989年夏天在英国爆发的文化运动，青年人举行疯狂聚会，吸食迷幻剂，演奏电子舞曲和被称作“酸屋音乐”的迷幻音乐。故而本段后面道格拉斯以酸开玩笑。（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士，住在公路旁边一幢简装修的小公寓中，背着沉重的房贷，被工作和负资产压得透不过气来。平时上班时间和周末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搞我的第一个博士后项目，研究普通的果蝇，即黑腹果蝇，尤其是使用诱变剂对之进行经典正向遗传筛选。当时正在研发读取和处理生物基因组的工具，是果蝇研究激动人心的时代，也是我事业上的黄金时代，虽说我的私人生活不那么令人满意。

如今我难得见到一只果蝇，除非是在水果盘中。我现在在一家私人商业部门——我儿子称之为“邪恶公司”——做研发主管，头衔蛮大，但不过意味着我再也体会不到基础科学研究的自由和兴奋。我如今的职责都是组织啊、战略啊这类字眼。我们为大学的研究提供资金，为的是尽可能地利用他们的专长、创新和热情，但现在一切工作都必须“转化性的”，必须有实际应用。我喜欢这工作，干起来得心应手，而且依然可以去实验室。可我现在是受雇来协调和管理更年轻的人，他们做着我以前做的工作。我不是那种企业魔头，我对自己的工作应付裕如，广受喜爱和尊重，工作给我带来成功和保障。只是，它再也无法让我体会到曾经的兴奋。

因为与一小组专心研究、充满激情的人长期并肩工作曾经令人振奋。那时候科学令我热血沸腾，它必不可少，令我神往。二十年之后，那些关于果蝇的实验会带来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医学创新，可在当时，我们的动机纯粹是好奇，几乎出于游戏的心态。那些研究简直妙不可言，如果说我那时爱上我的学科也并不夸张。

这并不是说那些工作不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当时计算机还处于起步阶段，功能尚不稳定，充其量算是个庞大笨重的计算器，数据输入麻烦，耗时费力，远不如我现在口袋里揣的手机功能强大。普通的果蝇作为实验生物虽有诸多优点——多产，繁殖周期短，形态结构独具特色——但是没有什么个性。我们在昆虫实验室中养一只果蝇当宠物，在